

现在开始了！

青春年少感觉是青涩的，在回想的时候都是微笑着品出那丝苦涩。青春只有一次，而青春的校园时光又是那么的短暂一晃即逝。

1

这要从我来到这所学校说起，我是带着很深的挫败感来到这里的。因为我高考失败，原因是我高三的时候暗恋。我看到老师失望和疑问的眼光，看到其他同学考取了满意的学校，特别是他——考取了中意的重点大学，看着他们灿烂的、兴奋的笑容，我就恨我自己，一种难以言状的痛悔，让我伤心欲绝。

每天面对父亲的责问、母亲的叹气，我无法解释，我不能说缘由，一切都只能压在心里。本想复读，重新再来。可是我不能忍受这种家庭氛围，没有给我时间，没有宽容地接纳我的失败。我选择了放逐自己，我要离开家，我要离开这座城市，我再也不想回来。我就来到了我讨厌的这所普通高校。

我看到师生欢迎新生的热闹场面，看到每一张热情的笑脸，我却笑不出来，我的心里在下着雨，尽管秋高气爽、天气晴朗。

我沉默地去熟悉学校，沉默地上课下课。校园的背后是一座小山，也是一个公园，树木郁郁葱葱，小鸟叽叽喳喳。走公园后门是要钱的，有一个吊桥把学校和公园后门连接，桥下面是溪水潺潺。才来时，真的感觉这里好像世外桃源。

离开家已经有半个多月了，我坚持着不打电话，不写信，不告诉家里人我这儿的情况。我知道妈妈一定担心了，我也知道爸爸一定强硬着，绷着一张严肃的脸。在他与我的对峙中他从没妥协过，他曾经是军人，他指挥过几百个兵，所以他一直保持着指挥的习惯。他拒绝失败，他也拒绝我失败。我们在一起时，沟通很成问题，只有争执，只有生气。可我又无一例外地遗传了他的高傲和固执。

这天，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，冲着校园后面的那座山跑去。我冲到山顶，找了个视野最开阔的地方，夕阳的光辉照着我，照着山下的远处的屋顶，一片金黄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”我对着下面的空旷，发泄地乱叫，我压抑，我痛苦，我想妈妈。我“哇”地哭了起来，哭得天昏地暗，眼泪鼻涕全下来了。在安静的山上放肆地哭着，痛快地哭着……

“哎哟，饶了我吧，别哭了，我在这儿被迫听你哭，有半个小时了。”一个男人从下面的草丛中冒了出来。

我吓了一大跳，盯眼一看，好像不是坏人，像是一位男生，只是个子很高大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我像是被别人突然偷窥了一样，恼羞成怒，“你不要脸 你偷听别人 你混蛋！”

“哎！你搞清楚没有，是我先来这里的，本想舒舒服服躺着休息一下。没想到，你跑到这儿来搅了我的清静，还一顿哇哇乱哭，难听死了。”他也提高了嗓门。

“那你怎么开始不出来 现在才出来 你变态！”

“你骂过瘾了！我不看你在哭，不跟你计较，要不我看你更像疯子。开始我是想出来的，又怕太贸然，吓着你，就只希望你哭一哭，然后就走开。没想到，你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，我在这里实在难受，这才出来的，还是把你吓了一跳。呵呵！”

“你……哼！”我气得没了语言，转身跑下山。回到学校后，心里

却舒畅了许多，可能是发泄完了的缘故。我还轻言细语地跟妈妈通了电话，让她知道我很棒，不用担心我。只是不跟我爸说话。

我的寝室有6个女生，在我上铺的是一位很乖巧很开朗的女生，能跟大伙很快融成一种的那种女生，到处都能听到她的笑声。我有洁癖，我讨厌她的鞋在我的床边乱放，何况还有一点味道。我跟她说了好多次，她总没有记性，鞋总是东一个西一个的，我就把它给踢进床的下面去，她每次找出来，也不生气，笑笑说：“对不起哈，又忘了。”

我以为她一直很顺利没遭受挫折，所以才天天都快乐。其实我错了，她的妈妈还在她上初中的时候就得病去世了。她爸没有再娶，一直带着她。我见过她爸，在送她来的时候，有着壮实的个子，大大咧咧的，可是心肠很好。这可能养成了她也大大咧咧的，不太注意收拾东西的习惯。

她很温柔，依赖感很强，她告诉我，她爸爸要她毕业了、成人了，才同意相亲，才同意再娶。因为她爸不愿意看到她受一点委屈。

“蓉儿，你爸真好！”

“林清，你爸不好？”

“是的，我爸不好。”我回答，心里也闷闷的。

“林清，我刚来学校时，在公园门口买了一盒胶卷，跟爸爸照了很多合影，有学校的，有公园的。可是现在只洗出来这两张，还模模糊糊的，胶卷有问题。”

“是吗，你没去找？”

“算了，找他可能也不会认的。”

“你想把钱要回来吗？”我知道蓉儿的家并不宽裕。

“想呀！”

“有句名言是说：想做什么，就去做，就一定能做到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蓉儿问。

“我说的，哈哈！”我大笑。

后来我邀上同寝室的6个女生，顺便喊上几个男生，去围攻那个不法商贩，什么向工商举报、向公园投诉、向当地报纸反映等等，还要天天派人去照顾他生意，拿着牌子，对此事曝光，奉劝外来的游人别再上当。当然我是导演，更是主演了。后来他认了，悻悻地退还了钱。

从这事以后，蓉儿就喜欢听我的，也喜欢跟着我乱转。我喜欢清静，喜欢独来独往。我想过一种跟我高中截然不同的生活，在高中我也很热情、也很开朗、也好热闹。现在不想了，也不喜欢了。

2

这天，我一个人在山上写生才下来，许多同学都去看电影了，好像是一部什么大片，学校冷冷清清的。我看到我班的几个男生看了我一眼，又低声地说些什么。

“你们怪怪的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们要打篮球比赛，是临时说起的。有一个班的男生不服气，请来了高我们一届的校篮球队的队长——欧阳鹏，要和我们重新比试。”

“请人来打，有什么威风的。你们以前也是高中校队的，怕什么，我相信你们。我知道开学以来我们班的篮球队是打了几个漂亮比赛。”

“你可不可以当我们的拉拉队，我们找不到人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拉拉队呀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只要欧阳鹏出场，就准有三个女生出现，是他的铁杆拉拉队，又吼又叫的烦人！”

“哦 我一个人能行吗 我的嗓门也不大呀。”

“所以我们也怀疑你能否胜任，平时你都沉默寡言的，可这时也

来不及找其他人了，再说也只打半个小时。”

哎，我只好夹着画板跟他们去了球场，谁要我们是一班的呢，自己班的难到还不帮吗？我发现我挺愿意帮助人的。这一点可能永远都改变不了。

那个班的早到球场等着了，果真有三个女生在球场边，还围着一个男生。有一个女生特别显眼，不是因为她高挑的个子、漂亮的脸蛋，而是因为她很张扬的举动，又打又笑的。她盯了我一眼，有点踞高自傲的。我懒懒地一扫而过。

咦，这个男生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又高又大，皮肤较黑，是健康色，面部轮廓很好，鼻梁挺直，眼睛就有些深凹很聚光，下巴坚毅。可能是喜欢画画，总是先看轮廓，主抓特点。

他正谈笑着，见着我也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神有怪怪的笑意。我一下子回过神来，就是那天傍晚山上的混蛋。那天天暗了，我又泪眼模糊，真没把他看清楚。

我恨恨地回敬了他一眼，走到我方的那边去。

说实话，那个姓欧阳的，打得是很好，他的蹬跨、转体探肩、放球、加速做得很专业，连贯协调轻松自如，他有一种不可理喻的自信，他的眼神透露出犀利的坚定，他的肢体语言在告诉大家，这球他要断、这球他要进。往往情况也如他所言。每次这样也能引来那三个女生的整齐划一的吼叫声和欢呼声。那班的其他几个队员也以他轴心、以他为灵魂，打出了信心、打出了气势。我班的队员越想进球就越着急，越着急就越出错、越犯规，比分越拉越大，士气越来越低。

这样打下去，真的会输的，已经相差13分了，我不是来看球的，我得想想办法。看着她们在场边又跳又叫的，我这里也太沉寂了。我站了起来，我扯着嗓门用普通话喊，主要是那边四川话声音太大了，我用四川话会被她们的声音淹没的，普通话却能突显出来。

“ 高锋，左路进攻，你能投进。我早已看出他们的薄弱环节在左

边。”

“曾伟先挡再抢，你能抢到篮板！”

“两人夹击，别怕他，封堵，逼他违例！”

“快速后撤，人盯人防守！”

“移动掩护！”

“好！进了，漂亮！”

“加油！再进一个，我要看到！”

他们打到哪边，我就跑到哪边喊，既加油又指挥。仿佛我是他们的编外球员，他们在场里跑，我在场外跑，就这样来回跑，来回喊。比分一点点追上来，我就一次次欢呼尖叫。

他们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我也没见过，我只知道形势所逼，逼上梁山了。那三个女生也愣了，她们也跟着跑、跟着叫，可是她们不懂篮球，只能喊：“欧阳加油，好球，加油。”她们想把我的声音压下去，我总能找到空隙把我的声音亮出来。而且我不怕跟她们比跑步，我在高中的时候可是学校的中长跑第二名。我不知疲劳地、不停歇地跑叫着，也鼓舞着场内的球员积极跑动，顽强拼打。比分在交替地上升，我感觉到我们凝聚为一个整体了，这是团队精神，这精神就是——一定要赢！

我们终于赢了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我已经欢呼不出来了，嗓子全哑了。我班的队员向我围拢，看着我又指嗓子又摇头的，大家满是汗水的脸上全都洋溢着笑容，心里都无比欢畅。

欧阳鹏走过来看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长地对着我们说：“你们的拉拉队很顽强，很可怕。下次有机会，我们再正式地打一场。”

队员中有两个跑出场外，去给我买含片，买胖大海去了。我也喝了一个星期的胖大海，才缓过来。我打过篮球，可没想到当拉拉队这么辛苦，哎！

3

我没有参加过学校组织的舞会，因为才来学校的那段时间，我的心情是低劣的，见谁都烦，哪有心情去跳舞。

平时就喜欢穿牛仔裤穿休闲衬衣，衬衣一律扎在牛仔裤里，蹬一双运动鞋。个子比较高挑，腿很修长，配着披肩秀发，看起来很清爽。

平时都喜欢独来独往，空闲时间要不去山上看风景再写写生，要不就拿着一本小说去公园的茶馆边喝茶边看书消耗时间。

后来逐渐熟悉了我班上的同学和我的室友，也有了一些好朋友，心情也好了许多，至少我能经常笑了。

蓉儿说喜欢看我笑，她说我笑起来真好看，说我冷着个脸时都不敢惹我。

这不，她又在游说我去跳舞（我们那个时候流行跳交谊舞，蹦迪还很少），好吧，跳就跳吧。

许久都没穿裙子了，要去跳舞还得把裙子翻出来，我很喜欢这条纯色白裙，不仅能勾勒出我的身材而且裙摆很大，坠感很强，能随着你的舞动而荡漾开来。高中的时候最喜欢穿它，穿它跳舞，现在不爱穿了。

“什么？还要化妆？太麻烦了，我不想去了。”我在打退堂鼓。

蓉儿说：“都要化的，不麻烦，我帮你好啦。”

我得承认，蓉儿在色彩的调配上很有独到之处。我的特长是线条的勾勒，在色彩方面就很一般，就像我的特长是跳舞在音乐方面特别是唱歌方面就很一般，就像我打篮球很有耐力但没有气力一样，什么都是半罐子，成不了气候。在她的化妆刷下，我懒懒的脸，也显得精

神了，大眼睛一眨，顾盼生辉。

好热闹，我被蓉儿牵着带到了会场。我能看到蓉儿兴奋的笑脸，还有那个可爱的小酒窝。我却很被动地适应这里。

“林清，蓉儿过来。”我看到是高锋和曾伟他们朝我们喊着招着手呢。

“哇，两位美女！特别是林清，整个一个温柔淑女了！”高锋在贫嘴。

“我平时不淑女？”我瞪着眼睛问。

“是淑女，只是太冷漠，不温柔，哈哈！”高锋继续说，“真没想到你会来，你可一次都没来过呀。”

我早被舞场内的一对跳舞的人吸引了。好像他们这对儿也是全舞场的焦点，因为我发现有许多女生也有一些男生在看他们。是那个欧阳鹏还有那个很漂亮很张扬的女生。

蓉儿对我说：“欧阳鹏是这所学校的名人，不仅人长得帅，篮球打得好而且家里也很有钱。许多女生都喜欢他，好多都还暗恋他。”

我一听到暗恋这个词，心里就犯堵，可怜的暗恋。他可能因她们的暗恋而暗自得意呢。我正好看到他不恭而得意的微笑。

“那女生是跟欧阳鹏一班的，叫杨娜，是他们系的系花，其实喜欢杨娜的男生也很多，只是杨娜根本不理睬他们。她只喜欢欧阳鹏，追欧阳鹏很紧的，生怕欧阳鹏跑掉。他们两家人认识，听说交往很好，都是本城的。”

“那你也喜欢欧阳鹏吗？”我笑问。

“才不呢，我喜欢成熟的男人。”蓉儿回答。

蓉儿问：“林清，你呢？”

“我？他在我眼里不值一提。”没有谁会再次走进我的心里了，我的感情早死了，蓉儿又看到了我冷漠的神情。

“好了，不说了，高锋、曾伟请我们跳舞呢。”我边说边朝他们两

个微笑点头。

我就这样不停地被人邀请去跳舞，没法停下来。

“可以和你跳一曲吗？”什么时候欧阳鹏走到了我的面前。本想高傲地拒绝，可我的余光看到杨娜轻视的眼神，是的，我没有你漂亮，可我的舞姿一定比你漂亮。我的心里好像要比试什么似的，答应了他的邀请。哎，女孩的虚荣心作祟。

我轻盈地旋转，让我的裙摆荡漾蔓延开，我高傲地支着脖子，保持着优雅的姿势在舞池中飘过来飘过去。

“你跳得真好。”欧阳鹏笑着对我说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我浅浅回答。

“你可真怪，你很沉默，你喜欢独来独往，可有时你爆发出来的东西又很富有激情。”

“你观察我？！”

“是呀，我看到过你在山上写生，我也看到过你在茶馆看书。”

“你是不是感觉偷听偷看，特别舒服，你有瘾呀！”我又开始愤怒了。

“什么偷听偷看！我只是路过看到你的。这山是你的？还是这茶馆是你的？”他把我的话顶了回来，他的眼里分明有笑意。

“你……”我又是一阵的语结。

“笑一笑吧，你生气的样子和你哭的样子都特别丑的，女孩子要漂亮一点才好。”

“你，你给我滚！”我一把推开他，不跳了，“你的油腔滑调去对别的女生说吧！”我扔下他扬长而去。

我不管他的惊愕，我也不管舞场里那些惊讶的眼光扫来，我也不等蓉儿，我走了。

4

我下课出来在回寝室的路上，远远地就看到了欧阳鹏一个人站在那儿等人，一般有他在的地方都是男男女女一大群的。今天还少见。我绕道而行，我不想见这个人，自以为是的混蛋。

“喂，你怎么回事呀！有近路不走，走远路。”他居然追了上来，穿着一身运动装，阳光般地微笑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我回头。

“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不带成见！我在错误的场合听到你哭，你在舞场也甩了我，我们扯平了。”

“什么重新开始？你真的以为学校所有的女生都会对你感兴趣？你别太自以为是了！”我扭头又走。

他两步跨到我前面站住，他的个子又高又大已经挡住了我的去路。“你对我有兴趣吗？”他的眼里没有那种不恭而得意的笑意，是平静而认真的。

其实他人看起来挺高挺帅的，性格开朗出手大方，如果作为男朋友也一定会很是风光很有面子。只是我不想谈什么感情，我的感情在高中毕业那天就已经死了。

“必须回答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没有兴趣。”

“你倒是很有性格，大概你是第一个甩过我又拒绝我的女生。”

“我很抱歉，其实喜欢你的女生很多的，你是大帅哥呀。”

“可是没有我喜欢的。”他掉头走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从这以后，我的周围时不时就有欧阳鹏的影

子出现。我下课能在路上看到他，远远的穿着一身休闲装也在走着。我上食堂打饭，居然能看到他也来这个大食堂，以前都是去小食堂吃小炒的，很少能见到他。星期天我在茶馆看小说，他也能在另一边悠哉游哉地饮茶。

我曾看到杨娜拉住欧阳鹏责问：“你是怎么回事，你也不跟我们一起玩了，你从不上食堂排队的，你居然也有耐心排队了。星期天的篮球训练你说什么肚子疼结果在茶馆喝茶。你到底要做什么你！”

欧阳鹏把手挡开说：“你管不着。”他就自顾自地走了。杨娜却向我投来了恶毒的眼光。

女人的心是敏感的，杨娜早已感觉到这与我有关了，我也早已感受到她和她那一帮女生对我的敌意，甚至其他一些女生也对我猜忌议论起来。哎，这就是名人效应，对我当然是负效应。

我终于决定了跟蓉儿一起去学国画，她要拜我们的美术老师为师，利用业余时间学。

美术老师叫尹俊杰，其实尹老师很年轻，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。因为他很有才华，他的国画经常得奖，就留校任教了。

记得才开学时，我很惊讶有美术课，我也很惊讶他这么年轻，我更惊讶他上课让我们练字！我没交我的练字作业，我只交了一张他的速写，头发微卷，戴个眼镜，薄薄的嘴唇不苟言笑，个子高但很清瘦充满书卷气。他后来上课问是谁画的，我慢慢站起来。他问了我姓名，然后要我补交练字作业，说要是不交，会在我平时成绩里扣分。我想得奖学金，我可不想扣分。后来我老老实实在地补交去了，他收了作业，对我说：“你喜欢画画，可以投稿，学校正在举办绘画比赛。”

我的明信片，有一张是罗丹的名雕塑《吻》，雕塑充满美感，罗丹眼中的克洛岱尔是完美的，可现实中的成了罗丹情人的克洛岱尔却过着悲剧的一生。我就画了一张《吻》投去，没想到还得了奖。当然用奖金请室友们撮了一顿。

蓉儿喜欢尹老师，她告诉我的。她说她第一眼看到他就喜欢上他了。因为他有着卷发，有着沉静的性格，有着艺术的气质，还有才华横溢，年轻有为……我笑，我拜托她别讲了。

可是她是暗恋，她没见着他时，她会想他，她会发呆。她见着他时，她又会脸红得说不出话来。又是一个暗恋，可怜的暗恋。

“蓉儿，我的名言是：想做什么，就去做，就一定能做到。只知道单相思是愚蠢的，你在这里发痴有什么用，只会影响你的情绪、影响你的学习。你要听我的劝，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。”

“是吗？林清你也有过？你怎么没跟我说起呀。”

“都过去了，自己的痛苦自己最清楚。”

“你还想他吗？”

“不想了，都过去了，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喜欢他，这就是暗恋的悲剧。”

“林清，我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天天见着他，我想要他喜欢我。”

“那就做呗。”

“怎么做？”

“可以……可以跟他学画国画。”我思考着说。

“林清，你真棒！”蓉儿抱着我的头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

哎，为情所困的蓉儿，这时又展现出她漂亮的酒窝，她温柔的笑容。我想尹老师应该会喜欢这种温柔型的小妹妹。

我是不想当电灯泡的，只是蓉儿还不太有勇气单独面对他，她要我陪着她学国画。我没同意。她费尽了口舌，说什么我也喜欢画画就一起学，多学一样总是好的。说什么学画画可以清静些，可以把欧阳鹏呀杨娜呀丢在一边省得心烦。这句话倒是把我说动了，可以把画室当成避难所。哎，我什么时候也要避难了。

5

当我们向尹老师说起要跟他学画国画时，他考虑了一下。他说业余时间也不一定有空，比如要参赛进行绘画创作时就很忙的。我们赶紧说没关系，只要有空就跟着学，没空也不要紧，时间是机动的。

他看了我们一眼说：“你们两个都要学？”我犹豫了一下，要学国画就意味着业余时间也不自由了，我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到处乱逛了。我回答：“我陪学，主要是陈蓉蓉学。”

“我这里没有陪学的，要学就学，不想学就不要来。”

哎，这个老师从来都让我下不来台的，像上次我站着听他课堂上训我一样。我还真不想把宝贵的业余时间耗在他这里。

“要学的晚上来我的画室，要通过入门测试才行。”

我和蓉儿的脑袋都大了，“什么？还要测试呀，什么入门测试呀。”

“就是晚上来画静物素描，合格的才可以跟我学画国画。”

我已经开始反感他了，不就是能拿着毛笔画两笔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

“哎，老师我可是知道素描是讲究物体的结构、物体的三维空间、物体的光影明暗变化的特点。这跟拿毛笔蘸着墨画国画是有区别的。就不用什么静物素描测试了哈。”我知道，蓉儿那两笔画公主、仙女差不多，要画素描够呛。

他盯着我回答：“其实两者是相通的，包括物体的结构、空间和光影，只是工具不同和具体的处理细节不同而已。”

晚上我只有陪着蓉儿来了，我不帮她画，她肯定是过不了关的。我算是被蓉儿拴住了，我怀疑我出的是不是好主意。这个老师有什么

好，我真没发现，我也不知道蓉儿为什么就这么喜欢他。

我们来到他的画室，在三楼门是敞开的，灯光倾洒出来照亮昏暗的走廊，他在里面作画呢。“尹老师好！”我俩站在门口朝他打招呼。他朝我们点点头示意我们进来。

“好香呀！”我不由地说了句。蓉儿也觉得香。

“你们猜是什么香？”他微笑地看着我们。难得他能笑，一般是不苟言笑的。

宣纸、笔、桌子、画架、灯、墙壁等等能猜的都猜完了，他还是摇头。我们猜不出来了。

他回答：“是墨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我和蓉儿对望了一下，我们不相信，墨只能是臭的不可能是香的，这点常识还是有的。

“这是一得阁的墨 画出来有墨香。”

“哦？”我拿起那瓶凑近闻了闻，皱着眉头：“还是臭的呀？”

“画出来才有的，这种闻不出来的。”他看到我闻墨的样子又笑了，他笑起来蛮亲切的，他应该经常笑的，可他不常笑，戴着个眼镜板着脸。

我们呢也欣赏起他挂在墙四周的国画，有山水的，有花鸟的。

我说：“我喜欢这幅山水画。”

蓉儿说：“我喜欢这幅葡萄画，看起来水灵灵的，很逼真。”

尹老师看着我：“陈蓉蓉已经说了喜欢的原因，你还没说你为什么喜欢这幅山水画。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只是让我想到一句诗，孟浩然的‘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’，我喜欢这种朦胧的绿色。”我看了画又回过头来看着尹老师说。

我感觉他怔了一下，他的眼睛有些发亮。“你喜欢诗？”他问。

“以前喜欢，现在不喜欢了。”我的表情却暗了下来，就是因为喜

欢诗才喜欢上了高中的他，就是因为他很会写诗，写得一手好诗。

尹老师看了我一眼，想问为什么，只是看到我的脸色不好，也就不问了。

他随手拿来一个装毛笔的笔筒，要我们画素描，他接着画他的画了。

我几下就画好了，趁老师不注意，又帮蓉儿搞定了，只是稍稍画差一点，怕他看出破绽。

他看了我们的画，要我们以后每个星期六来学画。

哎，我们终于通过了测试，蓉儿每周都可以见到他和她说话了，而我呢，星期六不能逛街不能乱转了。

天气已经很凉了，能掉的树叶都已经掉光了，剩下枯枝干张牙舞爪的向阴沉的天空伸张着，一阵凉风吹来，地上那些落叶会被掀翻起来会被卷裹着落到另一处。

这种天气是很适合懒躺在床上看小说的，可是不行呀，还得穿戴整齐跟着蓉儿到画室去。蓉儿很有热情也很认真地学画国画还能画出两笔了。我呢，既不想当电灯泡也不想听尹老师训。他这个老师架子端得很足的，也就大我们五六岁嘛，绷着个脸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
他说：“中国画分山水、人物、花鸟三大类，从表现形式上又可分工笔画和写意画。”

他对我们说：“先要从基础开始学起，先画竹兰梅菊。”

我说：“好呀，那先画兰草吧，我喜欢兰草，是草却香是花却淡。”

他盯了我一眼，并没有响应我的提议而是教我们画竹。

“画国画讲究用笔用墨，竹竿起笔用藏锋，行笔用中锋，收笔用逆锋。竹叶由个字点、介字点等组合。画竹叶要注意疏密关系，浓淡变化，做到疏而不散，密而不乱。”他一边讲解一边示范着，我们也一边听着一边学着。

这画竹有一个月了，画了四个整天，今天应该学画兰草了，我心里期待着。可是没想到今天他要教我们画梅！

我仍不放弃：“老师你说的是画竹兰梅菊，竹画完了应该画兰了，而不是画梅。”

“画梅一样的，以后再教兰草。”他回答完又开始讲解起梅花的特点来。蓉儿很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一下头，脸上始终带有微笑。

我心里烦得很，听他讲解都觉得索然无味，厌厌地听着。看看窗外，天很阴沉，有一只鸟悲鸣着飞过，它也哀伤冬天要来了吗？

“林清，请你注意听讲，不要老看着窗外发呆。”

我猛然收回眼光，看着他正盯着我，镜片后面的眼睛有些严厉好像还有些失望。是失望吗？他为什么会对我失望，难道他对我寄予希望？哎，不想了，还是认真听吧。

6

高锋和曾伟被选到校篮球队去了，他们说欧阳队长很照顾他们，他们说现在训练很辛苦也很紧张，主要是为冬季高校间篮球比赛做准备。

哦，怪不得有段时间没有看到欧阳鹏的影子了，怪不得向我投来的有敌意的眼光也少多了，冷嘲热讽的声音也少了许多，感觉真轻松，不用老喜欢在寝室里呆着了，又可以到处乱转了。

学校周围我是都转遍了的，包括大街小巷民居里弄。我知道哪条街哪一家的面好吃，当地很有特色的甜酱面一根根小手指粗的面条拌着甜酱还撒上芝麻，吃着特别香。我才来时没吃过被它馋住了，几乎天天光临。还有一家的烧麦也好吃，要上半笼看着一个个透明的皮咬着皮里的鲜肉馅，再蘸点辣酱真不错。还有很便宜的卤鸭子，我喜欢吃卤鸭爪，买上一包回去，给室友们一齐分享。

可能是我生活的城市消费比较贵的缘故，买这些就像买便宜品似的，很开心，当然室友们也很开心，大概吃人嘴软，她们对我的一些我行我素和一些自来直去的话总要让着一些，不太与我计较。要是听到有些女生背地议论我的话，我寝室有两个女生还会对她们说：“根本没有的事你们老说，无不无聊呀！”我听说后对她们还一阵感动呢。

我对穿着很随意（那时候穿的用的都还不是特别讲究牌子），穿休闲T恤或者休闲衬衣就行了。而对吃的喝的有一种嗜好，喜欢吃有新意的小吃喜欢喝好茶。在家的時候经常喝我爸的好茶再咬一口乌梅，滋味棒极了。

这不，我又发现了一处好吃的东西，回去又可以给寝室的通报好消息。是清汤抄手，它的清汤很不一般，是猪排和上鸡熬出来的，又白又浓，再撒点绿绿的葱花和着抄手太香了。

我正品尝着，欧阳着急地出现在我面前：“你还真清闲呀！我骑着摩托到处找你，山上也找了，茶馆也找了，听你寝室的说你喜欢星期天逛街，我就一条街一条街地找，总算在这儿把你找到了，快跟我走！”他拉起我的手就走。

“喂，你干什么，出什么事啦？”

“你爸来了，他等你一阵了，他要赶火车，可能时间来不及了。”

“什么？我爸？不可能吧！前天打电话怎么没听我妈说呀？”我的脑袋懵了。

我快地跨上他的摩托后坐，心早飞到学校了，感觉像五味瓶打翻了一样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是我爸想我了吗？他怎么可能跑来看我呢？

他在前面呱呱呱地说着什么，我都没注意。什么是我的朋友高锋找的他，因为他有摩托车。什么寝室的蓉儿找的高锋，然后他又找我等等。

等我赶到学校，远远的就看到了他，朝他跑去，“林叔叔！林叔叔！”他也笑着正朝我招手呢！如果我脑袋后面有眼睛的话，一定